

# 从城市人际关系网络看薄弱学校的改造与发展

周宗伟

(南京师范大学 教育社会学研究中心, 江苏 南京 210097)

**摘要:** 薄弱学校生存的社会环境正经历“城市化进程”的加速发展,导致了传统“共同体”的瓦解,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从亲密和谐走向孤立疏离。薄弱学校的发展需要各类“社会资本”的支撑,其中“人际关系”是一项重要的社会资本,它突出强调组织管理中人的因素。薄弱学校改造与发展的后期工作当实现从“物”的因素向“人”的因素转移,人际关系网络的建设将成为一种独特途径,具体包括“学校外部宏观社会关系网络的建设”和“学校内部微观人际互动模式的建设”两方面。

**关键词:** 城市化; 人际关系; 薄弱学校; 教育改革与发展

中图分类号: G52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6124(2012)02-0027-05

国家教育部早在1998年11月2日就曾发布了《关于加强大中城市薄弱学校建设,办好义务教育阶段每一所学校的若干意见》的通知(教基[1998]13号文件)。通知中明确提出:“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学校必须充分认识加强薄弱学校建设、办好义务教育阶段每一所学校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增强加快薄弱学校建设步伐的紧迫感和责任感。要在各级政府的领导下,以对人民高度负责的态度,把加强薄弱学校的建设,办好义务教育阶段每一所学校,作为大中城市当前义务教育巩固提高工作中的一项紧迫任务。”经过了10多年的努力,尽管学校教育的优质化发展已经取得了喜人的成效,但我们也不得不承认,迄今为止,我国的城市中依然存在着不少薄弱学校,薄弱学校的改造与发展依然是当下中国教育改革中的重要问题之一。

我们看到,薄弱学校改造与发展的前期工作主要集中于经济资本的投入和物质环境的改善上,然而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速,薄弱学校的改造和发展也将面临新的问题,需要新的思路和方法。我们以为,薄弱学校改造与发展的后期工作应该实现从

“物”的因素向“人”的因素的转变,在这一转变过程中,“人际关系理论”视角或许可以给我们以启示和指导。本文即尝试从人际关系网络的视角对城市中薄弱学校的改造与发展问题进行一个粗浅的分析。

## 一、薄弱学校生存的社会环境变迁——城市化进程

我国的“薄弱学校”是一定历史时期、特定社会环境之下的一个特殊产物,它是一个不断发展变化着的概念。“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到1994年底,薄弱学校是指经过‘普及九年义务教育’(以下简称‘普九’)验收未合格的学校。1994年以后,原来意义上的薄弱学校已经很少存在,这时的薄弱学校是指在新的发展层次上,根据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和当地教育行政部门制订的一般办学标准,未达到合格要求的学校。这样,有的学校虽然通过了‘普九’验收,但是如果与当地的其他同级同类学校相比,在办学条件、师资水平、管理水平、生源质量、教学质量等方面比较差,这样的学校也属于薄弱学校。总之,薄弱学校与其他学校相比,所拥有的各种社会资源相

收稿日期: 2011-12-25

基金项目: 江苏高校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社会学视野下的中国教育改革研究”,国家青年基金项目“城市学校中的农民工子弟亚文化研究”[CAA060057]

作者简介: 周宗伟(1975-),女,江苏扬州人,南京师范大学教育社会学研究中心副教授。

对贫乏,学生的学业成绩相对较差,因此,在特定的学校体系中居于底层。”<sup>[1]</sup>可见,薄弱学校其实是一个相对性的概念,只要存在着社会不平等和教育发展不均衡现象就必然会存在着薄弱学校。从这个意义上讲,薄弱学校也将伴随着社会不平等现象而长期存在,薄弱学校的改造和发展问题也将是一个长远的教育话题。

在这个较为长期的过程中,薄弱学校所生存的社会环境本身也在不断发生着变化,而当下社会环境变迁的一个显著趋势即是“城市化进程”的加速发展。城市的诞生不仅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也改变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其中一个最直接的表现就是导致了传统意义上的“共同体”的瓦解。

德国社会学家滕尼斯曾区分了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两种不同的社会联结方式,一种称为“社区”(又译成“共同体”),另一种称为“社会”。他认为,人类的意志存在两种基本形式:第一种是自然意志,是一种根本性的、有机的、本能驱动型的意志;第二种是理性意志,是一种深思熟虑的、工具性的、目的导向的意志。自然意志来源于个人的性情和性格,理性意志是一种将手段与目的区别开来看的能力,来源于个人自私自利的理性算计。在区分两种意志的基础上,他又进一步区分了两种不同的社会联结方式。在他看来,“社区(共同体)”是通过血缘、邻里和朋友关系建立起的人群组合,它的基础是与生命过程密不可分的自然意志,其中人们以情感为纽带,亲密程度高,道德约束强,社会整合程度高,与传统具有连续性。而“社会”却是靠人的理性意志建立起的人群组合,是通过权力、法律、制度的观念组织起来的,“社会”中的人们缺乏认同感,感情淡漠,以契约关系为纽带,以商品交换为基础,持个人主义的立场。

滕尼斯认为,从中世纪向现代的整个社会和文化发展就是从“社区(共同体)”向“社会”的进化过程。传统的乡村社会中,人们彼此之间能够结成关系亲密的“共同体”,而城市化进程的后果之一就是让温情和谐的“共同体”逐渐瓦解,转而被孤独冷漠的“社会”所取代。“城市发展的某些后果,可能给许多城市居民带来的是一种孤独与孤立的体验。生活的快节奏使得人们变成了城市中的匆匆过客,人们不再有时间去建立一些有意义的、持久性的人际关系。”<sup>[2]</sup>城市虽然聚集了数量庞大的人群,但是人们之间却成为彼此互不关联的“陌路人”。“社会的理论构想出一个人的群体,他们像在共同体里一样,以和平的方式相互生活和居住在一起,但是,基本上不是结合在一起,而是基本分离的。在共同体里,尽管有

种种的分离,仍然保持着结合;在社会里尽管有种种的结合,仍然保持着分离。”<sup>[3]</sup>

城市化进程带来的人的孤立化和社会原子化,使得人们难以相互协助与合作,这对于身处弱势地位的人群是尤其不利的,他们从社会得到的支持和援助将会越来越少。在城市薄弱学校中,同样存在着一些弱势群体——包括弱势教师和弱势学生。而促使薄弱学校形成的因素又是复杂多样的,除了“物”的因素之外还有大量的“人”的因素。当传统的“共同体”瓦解之后,人与人的关系改变将影响到人自身的发展,若要改造和发展薄弱学校,则必须要从“人”的因素上着手。这也就意味着,若要改变薄弱学校,则必须要首先改变其中的人。那么,又该怎样去改变其中的人呢?

## 二、薄弱学校发展的特殊社会资本——人际关系

薄弱学校的发展不能只是一个凭空想象的幻影,它必须要有实际的保障条件作基础。如同一个人的生存要有各种社会资源作保障一样,薄弱学校的发展同样需要各类“社会资本”的支撑。对于“社会资本”,尚没有为人们普遍认同的定义,但其基本内涵大致是指各社会主体(包括个人、群体、社会甚至国家)间紧密联系的状态及其特征,其表现形式有社会网络、规范、信任、权威、行动的共识以及社会道德等方面。社会资本广泛存在于社会结构之中,它是一项无形的资源,它通过人与人之间的合作进而提高社会的效率和社会整合度。

“社会资本的研究包括两个虽有联系但是又大不相同的视角,一个是以个人为中心的社会资本,另一个是以社会为中心的社会资本。前者与社会学家博特、林南和波茨等人的研究联系在一起,他们主要关注的是个人通过与他人的关系而能够获得的诸如信息、观念和支持等资源,这些资源或资本之所以是‘社会’的,是因为它们只有通过社会的交往关系才有可能得到,这些资本基本上是个人的财产。后者则更多地与科尔曼、普特南、福山等人的研究相互联系,成为当代学术圈内外更普遍也更引人注目的潮流,其关注的是各种非正式的社会网络和正式的公民社团中民众参与的性质和程度。”<sup>[4]</sup>虽然对社会资本的研究存在着个人中心和社会中心两种不同的视角,但无论是哪种视角下的社会资本都无法忽略一个共同的前提,即社会资本必须建立在人与人之间的相互联系上,社会资本不可能在一个完全孤立的个体身上产生,而只能在群体环境中产生。所以,从

这个意义上也可以说,社会资本的核心就是“人际关系”。

人际关系就是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人际关系理论的起源通常可以追溯到20世纪20年代美国哈佛大学心理学家梅奥等人所进行的著名的霍桑试验。然而,比梅奥更早开始关注管理中的“人性化”问题的是美国学者玛丽·帕克·福利特,她是人际关系学派早期的先驱者。福利特认为:“人有一种与其他人交往、发展社会联系并尽其所有义务参与集体生活的内在需要。这是一种自我表达和自我实现的需要。这些需要只有通过参与群体才能实现。”<sup>[5]</sup>用福利特自己的话说:“我们对于联合的渴望是通过群体生活得到满足的,一个又一个的群体,不断扩展的群体,不断统一的群体,但终究是群体……我们只有通过群体组织才能发现真正的人。在通过集体生活得到释放之前,个体的潜能始终只是一种潜能。只有通过群体,才发现他的真正本质,获得他的真正自由。”<sup>[5]</sup>福利特发现并强调了人的“社会性”本能,人本质上是一种“社会性”的动物,这也是社会学对人的最基本假设,任何人都无法彻底脱离社会环境而独自存活。既然存在于社会,人与人之间发生交往互动,诞生各种相互关系也便是必然。人其实不仅仅活在“物”的世界里,更重要的是活在“人”的世界里。

福利特的思想对后来的人际关系理论起到了很大的启发,她使得后来的许多学者开始把研究的视角从“物”转向了“人”,认识到了“人”的因素的重要性。梅奥因此也发现了城市化进程中的人际关系危机问题。梅奥认为现代社会中的各类工作团体正承受着“社会解构”带来的各种不利后果,比如,人与人之间相互不信任、职业的倦怠、自杀率的增长等,相比于安逸稳定的传统社会,现代人更多地体验到了精神紧张、压力甚至崩溃的痛苦以及普遍存在的不满意感。梅奥将社会解构归因于工业革命,他认为是工业化的大生产方式摧毁了曾经将社会成员紧密联系在一起的那些社会纽带。在工业化的城市中,个体再也无法通过家庭关系和亲族关系、共同的习俗和规范、明确的社会角色紧密联系在一起。梅奥也承认,我们已无法恢复以前传统社会的状况了,但是我们还是可以并且也必须发现社会合作的新模式。

为了寻找社会合作的新模式,梅奥和他的同事们从事了一项著名的研究——霍桑实验。霍桑实验的研究结果否定了传统管理理论的对于人的假设,表明了工人不是被动的、孤立的个体,他们的行为不仅仅受工资的刺激,影响生产效率的最重要因素不是待遇和工作条件,而是工作中的人际关系。据此,

梅奥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他认为,工人是“社会人”而不是“经济人”,也即人们的行为并不单纯出自追求金钱的动机,还有社会方面的、心理方面的需要,即追求人与人之间的友情、安全感、归属感和受人尊敬等,而后者更为重要。因此,不能单纯从技术和物质条件着眼,而必须首先从社会心理方面考虑合理的组织与管理。

霍桑研究成为西方管理学史上“人际关系运动”的滥觞,它突出强调了生产过程中的人的可变性因素存在。“人际关系运动强调组织事务管理过程中的人的因素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特别是监督人员,更要利用人际关系概念,突出‘民主’程序、‘参与’、激励技巧以及领导的社会测量等。”<sup>[6]</sup>人际关系理论成为一种能够有效提高组织效能的理论方法,它提醒管理者需要在集体的环境中维持一种健康的工作氛围,用更富有人情味、更宽松自由的监督形式代替冷酷严密的监督,促进提升群体的凝聚力,建设和谐的工作团队。这样一些理念对所有公共部门都具有普遍适用性,对于薄弱学校的改造和发展自然也不例外。

### 三、薄弱学校改造的独特途径——人际关系网络建设

正如前文所说,薄弱学校的改造工作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展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前期已基本完成了经济资本的投入和物质环境的改良工作,然而伴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速,“人”的问题已经成为薄弱学校改造和发展问题的突破瓶颈,因此,后期工作的重心应当实现从“物”的因素向“人”的因素转移。正如有学者所提出的那样:“在现实条件下,在外部体制、结构不能取得大的突破的情况下,针对改变人自身的正面介入才是更重要的解决薄弱学校问题的手段。”<sup>[1]</sup>由于人际关系理论强调与人际关系模式相关的价值,包括社会凝聚力、士气和人力资源的开发,因而人际关系理论将成为后期人力资源改造的有效指导,人际关系网络的建设将成为薄弱学校改造与发展后期工作的独特途径。具体而言,薄弱学校改造与发展中的人际关系网络建设应当包括两方面内容:

#### 1. 学校外部宏观社会关系的建设

社会学家们普遍赞同,社会本身是一个巨大的关系网络,人与人通过社会的环境相互联结,形成一个整体,将整个社会编织成一个网络系统。“以韦尔曼为代表的个人网络社区研究发现,城市人际关系并没有伴随着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的不断发展而普遍衰败,城市居民仍然有很普遍的亲密关系网



络,其组成主要是亲属和非亲属,这些人际关系的特征是非地域的、密度上较稀疏的。另外,他们在建构个人社会关系网络时会采取不同的模式,个人社区网络中不同的关系类型以不同的方式表现出来。当代城市大多数居民的人际关系网络既合乎‘社区幸存论’的紧密、多元联系,又合乎‘社区解体论’的疏松、分化联系。网络的一部分由直系亲属组成,他们的关系是紧密地联系、广泛地支持性的,而一部分由朋友、邻居和同事组成,他们的关系是疏松地联系,伙伴式特殊化支持的,是与其他社会圈子相关联的。”<sup>[7]</sup>可见,城市化进程带来的结果是纷繁多变的,城市环境一方面可能会破坏原有的“共同体”联系模式,导致人际关系的冷漠,但是城市将人们大范围地聚集到一起,另一方面也可能会创造范围更广和更开放的人际交往空间,将人们从孤立的个体联结成整体性的关系网络。这也提醒我们,在城市中生活则必须学会利用和创造社会关系网络。

薄弱学校从来就不是在一个真空的环境存在的,它的发展无法脱离社会环境的影响。在巨大的社会网络系统中,每个组织和团体都是网络上的不同结点,向网络输送着信息和养分,同时也从网络本身得到资源和帮助。薄弱学校原本就处于弱势,如果脱离了社会网络系统的帮助则更难生存。所以,薄弱学校的改造与发展,除了需要提升自己的实力之外,必须要寻求社会各方面力量的支持,运用各类社会资源充实自己。学校必须将自身建设成为一个开放的系统,加强学校及社区之间的动态合作。正如有学者所说的:“教育不能只在学校进行,必须超越学校,将家庭、学校、社区三者有机结合。因此,学校社区化、社区学校化是推行社会教育的主流。”<sup>[8]</sup>城市化的进程将人们汇聚到了一个更大的空间中,也为人们之间的交流创造了更多的机会和可能性。薄弱学校的发展必须能够看到城市环境的这些独特优势,利用城市环境为自己构建更广阔的社会关系网络,使自身摆脱孤立无援的状态,将自身充分融入进更大的社会系统中去。

## 2. 学校内部微观人际互动模式的建设

梅奥等人进行的霍桑实验充分证实了在工作中影响工作效率和效果的不是外在的物质环境,而是内在的人际关系,这对以往的管理经验的确是一个突破性的启示。梅奥在哈佛的同事罗特利斯伯格在参与霍桑实验的过程中,在“绕线圈实验室”中观察工人的行为时发现了工人团体中存在着一类“非正式的组织”,从而发展出了正式组织和非正式组织的概念区分。“正式组织指的是精心设计以影响工作中

的社会关系的所有因素,包括制度、政策、规章和规则,它们规定了人和人之间为完成组织任务应该具有的关系。正式组织还指从这些正式的控制机制中产生的互动模式。非正式组织指的是并非正式组织预期的但却是工作中个人之间发展出来的个人之间的关系和互动模式。有时为了满足工人的社交需要和情感需求而产生的社会派系或群体就是非正式组织的组成部分。”<sup>[5]</sup>罗特利斯伯格等人认为,非正式组织与正式组织有重大差别。在正式组织中,以效率逻辑为其行为规范,而在非正式组织中,则以感情逻辑为其行为规范。如果管理人员只是根据效率逻辑来管理,而忽略工人的感情逻辑,必然会引起冲突,影响企业生产率的提高和目标的实现。因此,管理者必须重视非正式组织的作用,注意在正式组织的效率逻辑与非正式组织的感情逻辑之间保持平衡,以便管理人员与工人之间能够充分协作。

学校作为一个特殊的社会组织,其内部的人员关系同样是复杂多样的,教师与学生以及行政管理人員之中都会发展出各类“非正式组织”关系,对学校内部“非正式组织”的处理是现代学校管理的新课题。“在美国教育界,人际关系运动对学区行政人员(如学校的学监)的影响相对较小,而对学校监管层(如学校的监管人员和小学校长)则有着很大影响。一般而言,学监继续强调古典思想,如等级控制、权威和正式组织等,而学校管理者则在更大程度上提倡人际关系理念,如士气、团体凝聚力、合作和非正式组织的动力等。”<sup>[6]</sup>从美国的例子中,我们看到了学校内部的人员分化,不同的人群对学校管理持有不同的立场,这种差异也从另一个角度提醒了我们,在学校组织中处理好各方面的人际关系十分重要,其中对正式组织的管理已经积累了较为丰富的经验,而对非正式组织的管理却是以往容易忽略的问题。

薄弱学校因自身的弱势地位,使得其中的教师、学生以及行政管理人员也常常会成为社会中的“弱势群体”,弱者的生存因为缺乏正式制度的各类保障,所以更容易结成非正式组织的联合,以寻求生存的援助力量。因而,薄弱学校中的非正式组织可能会比其他学校里的更复杂且更难以处理,人与人之间是否能和谐相处?是否能相互信任?是否能团结合作?生活在薄弱学校中的人们将从周围的群体环境中感受到什么?这是薄弱学校的管理者必须思考的问题。正如前文所提到的,城市化的进程改变了人们的生活环境,带来了许多负面的效应,比如,个人主义的兴起和信任危机等。在动物界,我们常常能看到,越强大的动物越容易选择“独居”的方式,而越弱

小的动物则越需要“群居”的生活,依靠群体相互协作的力量来对抗险恶的生存环境。这个道理也同样适用于人类社会,弱势者的生存必须依靠团体的支持力量。要结成有凝聚力的团体,“信任”是必要的基础,它会直接影响到团体中的人际关系。薄弱学校要想发展,首先需要把自己打造成有凝聚力的团队,以团队精神去面对社会竞争,在学校内部建设良好的人际互动模式,培养成员之间友好亲近的感情,创造温暖而富有人情味的人际环境,这些都将会成为激励学校成员积极工作的“看不见”的动力。

总而言之,薄弱学校的改造与发展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还将会面临许多新的问题和挑战,但无论怎样变化,“人”的因素始终会是根本。可以说,只要有人的地方,就必定会有人际关系问题。薄弱学校自身即是一个微观的小社会系统,在这个小社会系统之内,人与人当如何相处,建立何种关系会决定这个小社会系统未来的命运。“构建人际关系网意味着帮助别人和提供建议或业务信息,保持联系或给予援助。它是为了某种政治的和社交的目的,建立彼此联系的持续的过程,是通过有效的交流来建立业务关系和友谊。”<sup>[9]</sup>人际关系网络的建设或许可以作为薄

弱学校改造与发展的一个突破口,成为薄弱学校改造与发展的一种策略性尝试。

#### 参考文献:

- [1]陈振中.社会学语境中的教育弱势现象[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
- [2][英]保罗·霍普.个人主义时代之共同体重建[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9.
- [3][德]斐迪南·滕尼斯.共同体与社会[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 [4]夏建中.城市社会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
- [5][美]乔纳森·R.汤普金斯.公共管理学史[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0.
- [6][美]罗伯特·G.欧文斯.教育组织行为学:适应型领导与学校改革[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 [7]蔡禾.城市社会学:理论与视野[M].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03.
- [8]孙远航,郭文智,孙喜连.薄弱学校改造与发展[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
- [9][美]罗伯特·N.卢西尔.组织中的人际关系:技能与应用[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 The Rebuilding and Developing of Disadvantaged School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Urban Relationships

ZHOU Zong-wei

(Center for Sociology of Education, 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 Nanjing, Jiangsu 210097, China)

**Abstract:** The social environment of disadvantaged schools has begun the speedup of urbanization now, which causes the collapse of the traditional community. So the relation between people has changed from intimate relation to isolated relation. The development of disadvantaged schools needs support of various social capital in which human relation is a kind of important social capital. It emphasizes the important of the human factor in management of organization. The later work of the rebuilding and developing of disadvantaged schools will change from the material factor to the human factor, in which the building of human relations will become a special way. The specific works will include two aspects: the first is to build external macro networks of social relations of school, the second is to build internal micro model of interpersonal interaction of school.

**Key words:** urbanization; human relations; disadvantaged school; the reform and development of education